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後周紀一

起柔兆執徐三月盡強
圍大荒落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泚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

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
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
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
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
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
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
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
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餘無所知 南漢
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
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

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
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光啓黃招安巡檢使行
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
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鄭盧張承翰以城
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叛舒州爲潯州將李
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兵使齊藏珍攻
黃州彭武留後李彥頴性資嗜部民與羌胡作亂攻
之上召彥頴還朝彥頴之卒也遣赦所俘蜀兵以
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
十人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

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

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畧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執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季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

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弘俶怒抉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

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謂克宏曰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

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以爲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塘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 甲寅蜀主以捧聖

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爲使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 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墮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頔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聞吳程敗乞叩引歸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河陽節度使白重贊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在晏初不甚與又慮事出非

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贖以晏殊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也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孟洛之民數日驚擾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夏四月

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死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

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已巳帝自壽春
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
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
楊昭暉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
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既獲孟俊將
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
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寃
令坤乃殺之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
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
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

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
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
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
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
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者
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
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卯韓令坤奏敗楚州
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
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
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

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楊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誨德誠之父也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六月

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畧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旣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卒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

衆怨對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擣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訶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行逢許之文表歲時貢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

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汝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詭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十日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嘗直公囊納之行逢塔磨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奉私汝則可矣汝磨官無

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常坐事黥隸辰州銅院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耻焉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為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

自吾兼鎮三府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 辛亥宣

懿皇后符氏殂

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

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疆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

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

皆出於陳見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詔自來歲行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纜十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虜是唐兵不能近九月丙午以端明殿

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

鐵騎都指揮使王彦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彦昇蜀人也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公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

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甲申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爲節度推官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

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欽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
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
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
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
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
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
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
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
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
真源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

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
常存問之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
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
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
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
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蜀陵
榮州獠叛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 吳越王弘俶
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
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恒爲樞密使 宰相屢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

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

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庚午詔有司更造祭
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圖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
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待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
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
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
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
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
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

寅旦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
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
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
蔡 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
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
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
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垺說元
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
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
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虎捷左

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沂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規知之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戍戍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已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康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䟽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畧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旣而竟不

敢自出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贍出城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讐訟縣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累

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干預政事貪污不法為公私患為人所訟令坤屢為之泣請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帝既為太祖嗣人無敢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七

丁洪

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詔開壽州倉振饑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詔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梯爲匕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於市帝之克秦鳳也以蜀兵數千人爲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壬午李穀扶疾入見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懇辭祿位不許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

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訓釋刪定爲刑統唐郭廷謂將水軍

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爲將敗覆不應復典兵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

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
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
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
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
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丁丑以前華州刺
史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
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
起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
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
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 北漢主初立七廟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卧疾二年凡九
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
議政事 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
樞密使 懷恩軍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
八十人東還且致書為謝請通好癸未立等至大梁
帝以蜀主抗禮不意答蜀主聞之怒由朕為天子郊
祀天地時爾猶作賊狗敢如是 九月甲子會入竇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
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
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

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道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其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則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

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

加前無疆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以爲麟州防禦使己巳以王朴爲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三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

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
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北漢
主自即位以來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畧是月契丹遣
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
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
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
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十二月乙卯唐泗
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
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
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

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
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
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又無行
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
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
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
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
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
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
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

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

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南漢

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南所間乃治戰艦修武備旣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游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三

曾祐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起屠雍敦并盡屠維協治凡三年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唐改元中興丁亥

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巳丑以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

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

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

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

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

萬曆十四年

自監夫三十七

夏尚廣

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
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北還淮南
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
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爲誰
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大臣貶
維州錄事參軍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
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
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
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
人降者 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

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
州隸之 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
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
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
小城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
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
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
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廐使李謙
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
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

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秦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

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 辛卯上如迎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

惟廬舒蕲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
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
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
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
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
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
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
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
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
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

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蕲黃三道亦令
歛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
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
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
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
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
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
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
巳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
南節度使楊行審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

守戶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
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已來上壽是月浚
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四月
乙卯帝自揚州北還 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
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壬
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救火
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 帝之南
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鎮寧節度使
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辛卯以太祖

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爲平盧節度使 成
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以報其入寇也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
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
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嚴續罷爲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
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
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
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
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

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巳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巳酉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

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

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效遣牙將蔡仲贊衣商人服以縮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藩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

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素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謚曰文成 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張改元大寶張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

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甲申唐始置進奏院於大梁 壬辰命西上閤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鄉之奉使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畧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

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
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
丁巳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己未先遣謨
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
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帝謀伐蜀冬十月己
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
大夫李玉爲判官 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
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
構于唐唐主以文稹等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 高
保融再遺蜀主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

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
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
服秣馬勵兵正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
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
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庚子詔諸州併
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帝留心農事常
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命武勝節度使宋延
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
軍趣三峽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
通禮大周正樂 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

昭陵廟號中宗 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隘難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眾皆沒 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德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

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詔凡諸

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

支俸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

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

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

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

濠州遁歸國人恐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

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飲

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

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

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
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
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
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
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
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
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覺自周還
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
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
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

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
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
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又拒王師皆
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
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
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
所可否已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
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
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
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

使高彥儔為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
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妾恐事泄與友
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
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劔授
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
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囚之 初有司將立正

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
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
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為禮以檢形

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
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而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
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者黃帝吹九
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
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
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
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
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
巢蕩盡無遺時有大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功記鑄鑄

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
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罇鍾
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
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
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
功旣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
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
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
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
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及黃鍾

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
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
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
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

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
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
縊而死謚曰醜繆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
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
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
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日縱酒成疾而卒及

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
贈夢錫左僕射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
河隄立丰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
徽南院使吳延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
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
水入于蔡水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素彥
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
及滑毫等州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亥開封府奏
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
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

之倣此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
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
在責其必償也 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
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畧
過人上以是惜之 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
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以宣徽南院使吳
廷祚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
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
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
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

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巳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群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契丹

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

周邊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己酉以瓦橋關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瀆棧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戌之壬子上自雄州南還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斬首二千餘級甲戌上至大梁 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子

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又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邇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

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

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

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北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

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

其德世宗

近之矣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

領左驍衛上將軍 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

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

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已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

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

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

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宣
徽南院使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
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
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
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
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
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
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
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
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之

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
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
誣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
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上以翰林學士單父
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
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潘邸故人朕若
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
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上殂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
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 御軍號令嚴明人莫
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畧不

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權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主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爲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 丙寅大赦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遊集群臣議徙都之群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鑑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爲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

通鑑卷三百九十四
四十七
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
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
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
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
性倖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爲翰
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庚寅立皇弟宗讓
爲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爲紀王熙誨爲蘄王 九月
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謚曰武宣句
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
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曰文獻擢洎爲上

元尉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

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
於其國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謨求兼
東宮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爲司議郎掌百司關
啓李德明之死也唐鎬預其謀謨聞鎬受賕嘗面詰
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私第屏人
語至夜分鎬譖諸唐主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
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言永通大
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
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

善言於唐王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疑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尋徙從嘉爲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廟號世宗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

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書曰嘗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

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
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
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
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
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
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
南都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爲南都留守以兵部尚
書陳繼善爲南昌尹 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恐懼
都宮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畧仕不得志陰結黨與謀
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會
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
二月甲午賜令儀死 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儀
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
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
於庭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荆罕儒
募刺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
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
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三

如陵

重脩資治通鑑跋

良史有二司馬氏在漢曰司馬公遷為紀傳體在宋
曰司馬公光為編年體遷史爰自軒轅訖于漢武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斯亦勤矣而光史上起戰國下終
五代論次歷代君臣事迹靡不纖悉備具神宗題曰
資治通鑑一代之治必有所以致治之由一代之亂
必有所以致亂之故簡冊具存法誠攸寓後世君臣
皆可攷而鏡焉信乎其足以資治矣公為是書自采
正史外旁及雜史凡二百二十二家歷十有九年始
告成奏御自謂平生精力盡于此書視遷史之勤如

何哉顧公為史之旨與太史公異太史公多聞而好
竒公一切竒詭可異之事皆削不錄如屈原懷沙自
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
類並不談載他可知已蓋公賦性質而不華格君正
而不譎故其著述所崇黜者如此是不可槩公之相
業哉我

明功令詔以是書與五經四子性理全書並隸學官
乃逢掖生病其篇帙太繁則取少微江氏節要讀之
不復見其全書識者病少微有大失三曰剪正義而
著竒邪曰削史文而衍論斷曰略或害義而繁且厭

讀何後世學者因陋就簡如是湊釘支島之習勝而
宏衍典雅之術踈豈職是故哉嘉靖中太原孔公督
學兩浙孔公固博聞好古人也慨是書之失傳寔文
教之缺典銳力梓存之以與逢掖生共迨于今無慮
五十年所而舊所殺青漫漶十七邇來學使關中喬
公稍稍補葺功用未竟而今學使晉安蘇公則興學
勸藝一時稱作人之盛會中丞三原溫公侍御廣平
王公咸飭憲彰軌雅意文教故相與協謀購得善本
更新之其簡錢唐學訓徐君董其役命諸生之雋若
千人分曹讎對命余不佞小子總考其成焉其鏤鏤

楮墨之費即取給于學博士及諸生正員之缺得縣
其俸直者不以煩有司經始于歲之二月至九月告
成事嗟乎史蓋難言哉作者不一互有譏評維是通
鑑一書粵千三百餘年世代之理亂興衰制度之沿
革損益人才之賢否得失生民之休戚利病所為載
已事垂後鑒者犁然獻狀信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
林也既歲久剝蝕而不一修舉之以為博古通今之
助豈司教者之意乎茲三公之所為惓惓者也雖然
豈徒加惠後學已哉昔司馬公用是書以調元宰物
輔相彌綸至今令名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等其所
資于治道者豈淺鮮哉三公之用意蓋深矣余竊不
揆叙諸末簡

萬曆十四年秋九月吉旦後學仁和趙應元謹跋

圖書

上海圖書館藏

易

三

卷

